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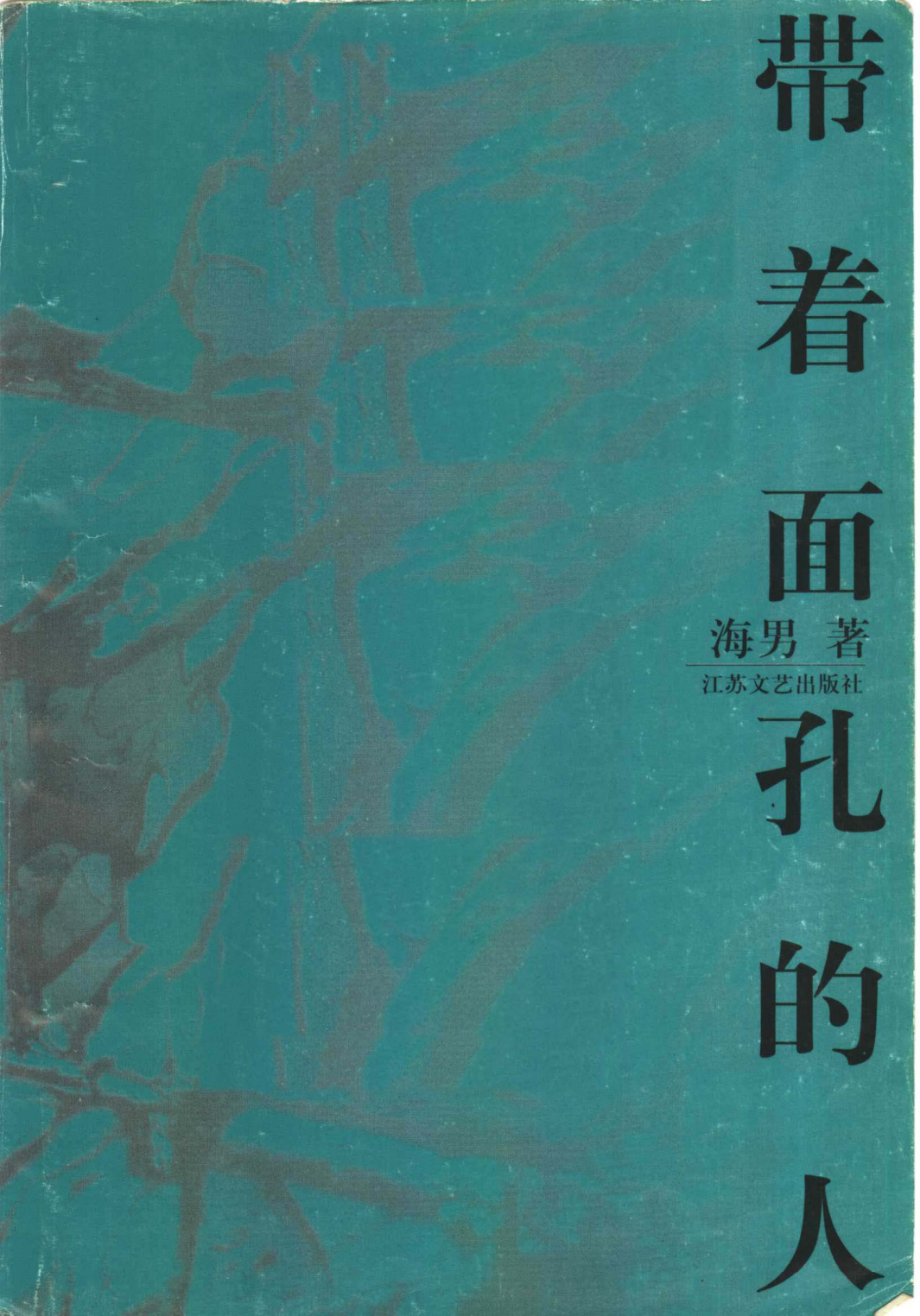
边缘文丛

带着面孔的人

海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帶着面孔的人

海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带着面孔的人

作 者:海 男

责任编辑:伍恒山

责任校对:张 代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京新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9.875

字数:20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3-5/I·1093

定 价:13.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写了很多；但我认为，刻意写些与别的垂危者的想法——有的作久远的安排，有的在咽气时详细地回忆一生——必然类似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人在最后时刻应该是慌乱或糊涂的，而我们离最后时刻总是那么远，以致想象不出搅乱这一时刻的幻觉是什么。

——〔阿根廷〕比约·卡萨雷斯

目 录

上部：过去

- 1 二十岁的标志
- 6 在吴浩的办公室里
- 12 三天后的早晨标志的降临
- 18 吴茵对标志的印象和判断
- 22 葬礼：“人一死，就不美了”
- 27 逃跑的标志
- 33 橡力给标志打电话时说
- 39 湖畔饭店的凶杀案
- 44 在办公室的橡力
- 48 讯问笔录之一
- 53 标志的恍惚之路
- 60 街心花园的银行
- 68 发烧
- 75 麻园村 9 号
- 82 标志的爱情

目 录

中部:现在

- 93 灾难的力量
- 99 标志被拘留的夜晚
- 104 讯问笔录之二
- 110 我叫非述,你就叫我非好了
- 118 标志的圣诞夜
- 143 像雾一样的人和时间
- 184 漂亮女人吴茵
- 196 窥视者橡力
- 207 粉红色的迷乱
- 220 讯问笔录之三

下部:现在或将来

- 238 春天以及青年培培的故事
- 261 逃的错误
- 283 逃的面具
- 297 杀人

上部：过去

二十岁的标志

从本质上讲标志已经过了二十岁，他在凝视着父亲昼夜归来的事实之中早已明白了许多事实，毫无疑问父亲是一位职业杀手，毫无疑问标志已经准备好离开父亲了。标志在十三岁那年流浪街头时遇到了父亲，父亲将他带到了飞翼街 54 号的这座小楼。现在，标志已经在父亲出门时准备好了旅行包和一只箱子，但是，就在他刚准备出门时，李然回来了，李然就是标志的养父，李然刚上楼时就碰到了身背旅行包和手提箱子的标志，李然的目光显得十分黯淡，在标志的记忆中，李然的目光从来也没有这样消沉过。李然说：标志，你刚才是不是想离开我？标志说：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我想走。

李然说：我决不阻挡你离我而去，但有些事你得记住，比

如，你千万别闯入别人杀人的事件之中去。否则你将处处受到别人的追踪，为了摆脱追踪，你就会想法杀死别人，而这样你就会走上一条你意想不到的命运之中去。标志，我将你带回到这里的时候是想让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上学。我没有想到你窥视到了我的秘密，我知道这对你伤害很大，所以，我同样希望你能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些钱，带上它可以沿着你想走的一些地方走，你可以到另一个地方找一份工作。但是我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无论你到哪里都不要将我的秘密告诉给第二个人。要知道，你是唯一知道我秘密的人。李然说完上述话之后就回到楼上将一叠捆好的钞票交给了标志，他轻声说：标志，这显然是一笔金钱，你会需要它的。

在以往的任何日子，金钱这个词汇从来都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震撼着年仅二十岁的青年标志的心，因为李然的下述声音使他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李然说：标志，比如说你要去火车站购票，你必须将一些钱递给售票员才会得到一张开往异地的火车票；比如，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必须住宿，吃饭，你必须让金钱帮助你渡过难关。所以，标志，人人都需要金钱，你也一样。标志，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你在发愣，你才二十岁，标志，你的人生不可以预测，但我非常清楚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命运，无论你今后去干什么，你都要专心致志，你需要用极大的热情去冒险，去体验，去总结，这就是命运。现在，你可以走了。李然回过头去，他留下的声音就像窗外那些纷纷扬扬的落叶一般既无任何确定的位置又无任何飘流的方向，它使标志永远都会牢记在楼道口告别时的这个瞬间，这毕竟是标志在世间最为亲近的一个人。尽管他是杀手，这就

是他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秘密中的秘密，那是李然的历史。对此，年轻的标志再一次感到一种恶心的味道，几个月前李然从杀人现场带回来的那些血腥味令标志感到异常地恶心，这就是标志必须离开李然的原因，他必须离开那使他惊悸而恐怖的东西，血液会使他的想象力像长了翅膀，他可以设想到任何一个场景，他的养父杀人的场景，当他翻开每张当天的报纸从醒目的黑体字的密度中阅读到一桩杀人案和抛在荒郊野地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时他总是想：这是杀手们干的。我的养父如果在场，毫无疑问，他可能就是那名杀手。

离开养父对于标志来说就是逃离他惊悸、恐怖的想象力，标志想了千百条自己以后的道路，在很多意义上来讲标志逃跑似乎跟一个男人有千真万确的联系，那个男人叫吴浩，标志认识吴浩的那年刚好十九岁，那个阶段标志在一家叫西西里酒吧的酒吧里当招待。西西里酒吧是面临南太桥畔的一家老式酒吧，无论是白天还是长夜总有一些人轮流在桥畔散步。吴浩来了，在标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就像吴浩那样英俊的男人，他手中悠然自得地夹着一支雪茄烟，他请标志过来跟他聊天，他告诉标志他正在外省投资建设一座饭店，他问标志愿不愿意到他的酒吧里去工作。他开始对标志讲述那座酒吧，在吴浩的讲述中，这座酒吧它原则上讲是一座小型房子，如果我们的生命负担着城市的街道、商店、人流的话我们会经常带着烦恼、忧虑和焦躁的心情走进一座酒吧中去，里面的墙壁隔开了外面的世界，而酒吧中的音乐、美酒、咖啡、瓶中之花在这个世界中将变成你身体中不知不觉接受的东西，它带来惊喜的抗衡——与你在此之前的每一个行动抗衡，它同时让你怀旧，没有一种伤感像在酒吧中的怀旧那样是可以融合成

一个影子的。标志恍恍惚惚地听着吴浩的上述话，没有一个人对他讲过这些，吴浩在离开西西里酒吧时给标志留下了电话号码和地址，这是迄今为止标志唯一记住的电话和地址。吴浩说：我打扰你很久了，相信我们如果有缘份的话会在别的场景中见面。标志目视着那个有着颀长的身影的男人离开西西里酒吧时第一次感到一种面对一个人离去时的极度的寒冷，而那个季节却是初秋，天气不应该是那么寒冷的。吴浩走过了马路穿过了那片有秋风落叶的公园就消失了，尔后他就开始回忆吴浩，在标志的记忆中，吴浩的年龄跟养父的年龄差不多，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显然，年龄对于标志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标志回忆吴浩的时候有许多难以言喻的兴奋。过了不久，标志就离开了西西里酒吧。自此以后，在许多夜晚年轻的标志开始陷入了困惑，他的困惑从恶心和恐怖开始，只有想到吴浩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和选择正在离开他已有的这座小楼和已有的床，他正在困惑之中踏上一条想象之中的道路。

标志将那捆钞票装进了皮箱，他不知道那捆钞票数额有多大，标志还没有时间和经验为金钱忧虑和欢喜，金钱这个概念从没有深入到标志年轻的骨头里面去，这个时期只有寒凉中刮着大风的街道令标志感到焦虑不安和忧心忡忡，他决定到火车站去，刚才李然已经告诉了他，乘火车需要金钱，李然的声音使标志在迟疑中收下了那些钞票，如果没有这些声音发出来，标志会不会明白金钱在自己命运中的重要性呢？标志现在已经来到了火车站。他在火车站的人群中缓慢地走着，来到售票厅后，他取出钱夹子，这个钱夹子是两年前李然送他的礼物，在一些标志似睡非睡的夜晚，李然总是将一些钞

票悄悄地放进钱夹子里面去，他已经认可了这一些钞票在生活中的位置，标志用钞票换回了大量的书籍，他还经常在某个星期日乐不可支地坐在某一家电影院里看老掉牙的美国西部风和越战片，标志最喜欢看的几部电影是《美国往事》、《印度支那》等，他看《美国往事》时心情很沉重。从那以后二十岁的标志可以含糊不清地望着黑夜中的挂钟设想时间之外的东西，它们包括城市的马路上随风而逝的浮现在落日中的朦胧的窗口和女人们脚穿高跟鞋踩进一个水洼里时发出的尖叫声，每到这时，标志的生殖器就会顽固而坚硬地挺起来，而四周的阳光和黑夜递嬗着一个不同形式的球，标志常常自言自语：天啊，它们挺起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对上帝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所有的记忆力都变成了一条无形的轨迹，他用手碰了碰自己的生殖器，他觉得有些紧张，他来到厕所，他听到了自己撒尿时的声音就像泉水那样汹涌不息，他屏住气感到空气中的气味正在向着一家大仓库拼命地撞去。

售票员问他到哪里去，他清了清嗓子回忆那个地点，但是那个地点就像漂浮在地图册上的一只空气面包，售票员的声音在加大：你到底要买去哪里的票？他的嘴里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他看到女售票员将那张壹佰元的票子递给他厉声说道：白痴，到那边去。

白痴？他的目光转回来，他颤栗着将那张票子取过来。他的面孔灼热得似乎面对一盆火炉，他肩上背着那个旅行包，手里提着那只箱子。他告诉自己：她把我当作白痴。

他盯着自己的鞋跟，他看到火车站售票厅的一只小小的毛毛虫已经从他的鞋跟上往上攀缘，他纳闷这只毛毛虫到底

是从什么地方爬来的，火车站这么多流动中的脚既然也没有把它踩死，它的命可真大，现在它竟然想从我的鞋跟上往上移动，标志弯下身去从地上拾到一根火柴棒将毛毛虫弄了下来。但是他没有弄死它，他骇然地凝视着那只虫子可怜地集中力量在灰色的地面上愚蠢地向前爬去。

喂，你要到S市的火车票吗？一位票贩子走过来问标志。他意识到S市就是吴浩所居住的那座城市，天啊，那么简单的一个地名竟然在几分钟前石沉大海，标志用钱夹子里的那张壹佰元的票子从票贩手里换回了那张通往S市的火车票。

在吴浩的办公室里

吴浩是一位四十五岁的中年男人，他刚刚办完妻子燕民的葬礼，在整个葬礼中亲戚，朋友，女儿都在围绕着殡仪馆转，他说不出对那座跑马山上的殡仪馆的具体印象，他五年前第一次去殡仪馆时整个世界都被倾盆大雨所湮灭，他的第一个儿子吴旗在医院中躺了整整一年后死于白血病，儿子刚好十四岁，在这座城市无论是老人、青年和孩子最文明和简洁的办法就是将死者的遗体送到殡仪馆中去火化。望着殡仪馆的熊熊火炉和整容师肃穆的面容，吴浩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将十四岁的儿子送进火葬场的那一瞬间。他告诉自己：火葬场是一座活生生的地狱，他又说：地狱中隐藏着死者们聚会的地点，那也许就是天堂。五年以后吴浩的妻子燕民再一次从失败的手术台上拖出来放进了一辆卡车拖进了跑马山上的殡仪馆。

女儿拉着他的胳膊哭得天昏地裂，他和女儿站在整容师的身边看着那位不会笑的整容师脸上僵硬的线条，吴浩不住地紧紧抓住女儿的手说：吴茵，吴茵。他除了一遍遍叫唤女儿的名字之外丧失了任何语言能力。他们抱着妻子的那只黑匣子来到墓地，吴浩去花场买了一束白玫瑰，他知道燕民生前总喜欢在花瓶中插白玫瑰，但是，当他将白玫瑰插进墓地的泥土中时他意识到他跟燕民的那间卧室日后永远不会有白玫瑰的香气了。燕民的死加剧了这些年中生活里的混乱，他独自坐在饭店的第八层的办公室里。他感到生活中的混乱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胃，从清晨到现在，他的胃一直痉挛着，他的医生朋友杨点已经提醒过他：你应该注意一下你的大脑神经枢纽，你的植物性神经已经开始紊乱。但是，吴浩迅速地被他的饭店中层出不穷的事实所占据，而他的胃已经在提醒他，就像他的医生朋友杨点的提醒一样，他认为他的躯体中的每一种信号仅是提醒他在尽快地清理那些混乱。第一种混乱是妻子的葬礼之后英雅的到来，英雅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吴浩与英雅三年前在南方的一座飞机场相遇，两人就双双坠入了情感的深渊。妻子的葬礼之后的某一天中午吴浩接到了英雅的长途电话，紧接着英雅便拎着一只箱子出现在饭店中。现在，英雅正在五楼的卧室中午休，好不容易让吴浩有一个宁静的时间单独呆在办公室里。吴浩回忆着生活中所有出现过的女人形象，从某种意义上女人大都是邪恶的，很多男人意识到这点，但他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各种各样的女人的邪恶引向歧途。在吴浩的记忆中他铭心刻骨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饭店属于母亲。母亲将她在本世纪初继承的一笔遗产在七年前给了他唯

一的儿子吴浩并对他说：你必须在我活着时让我看到一座大饭店的矗立。那位守了大半辈子寡的母亲竟然梦想一座大饭店，他满足了母亲的要求，将全部遗产投入到一家大饭店的建设之中去，开业那天，母亲微微地打着颤对吴浩说：看到它，我可以死了。母亲的这句话永远使吴浩百思不解，所以，母亲是一位神秘的妇女。她从那天开业之后看过大饭店之后从此就隐居在她过去的老房子中。

母亲无疑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在吴浩的生命中，那些跟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给了他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在相互的肉体中感到了互相的厌倦之中包含着对自己的厌倦，而母亲却在证明着另一种制约着吴浩生活的神话，这部神话牵连着的过去、时间的现在，包括制约着时间的未来。而母亲将这部神话体现在那座大饭店的内部结构之中，体现在它是一座用来混合着水泥、钢筋、玻璃、大理石灯柱的神话，它最后的目的是用来束缚汇聚在这座大饭店里的南来北往的人流，而她的儿子将管理那座饭店，他的儿子处处相遇到他的母亲在无形之中创立的那部神话。

吴浩点燃一支烟，他的饭店面临湖畔，因而这座饭店就叫湖畔饭店。

在各种时刻，饭店里的每道窗户都会飘来湖水中的清凉气息，水中的丝丝涟漪激起的层层花粉般的气息浮动在他的办公室中，现在，吴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英雅从她的卧室中打来的，英雅的声音使电话筒发出一阵疏离的震颤，英雅安慰着丧事后的吴浩，但吴浩并不需要她的安慰，他觉得英雅的语气是要为他承担他的苦难，是要承担这座大饭店里从窗口吹来的湖畔上的历史的痕迹和危险的光芒等等，他觉得那个女

人并没有躺在第五层的卧室中给他打电话，而是隔着坚硬的水泥墙壁提醒他别忘了看黑暗之中那只猫头鹰的飞翔。可他并不喜欢猫头鹰，他喜欢的是湖畔上空飞翔的那些水鸟。他接到的第二个电话是女儿吴茵从体操学校打来的，吴茵的声音使他感到有双重的快乐，第一，这种快乐来自女儿将吴浩看作她的好朋友，很显然女儿吴茵已经有要好的男朋友了，他是一位外贸出口商人，那位比吴茵大七岁的男人等待着吴茵从体操学校毕业以后他们就成婚。但吴茵有一次神秘地告诉吴浩，她并不想很快结婚，当时女儿抱着她的一本书站在饭店门口对吴浩说：我认识他的时候才十六岁，可现在我已经二十岁了。我希望有一种东西能改变这一切。吴浩吃了一惊，他知道那位外贸出口商人对女儿的存在是非常在乎的，如果命运改变他们原来的关系，那么对于他简直是一种严重的打击，正像这种打击也会落在吴茵的身上一样，吴浩越来越察觉吴茵并不是一位命运顺利的女孩子，她的性格有点像她的母亲，但是，吴浩不愿意用已逝妻子的形象来约束这位一米六四高的女孩，约束是一种被动的方式，虽然他已经知道女儿吴茵的命运是完全不可知的，但是他仍然为女儿高兴，因为她的女儿总是习惯于每天给他打来电话。第二个快乐是因为吴浩的女儿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她那动人的外貌在她的世界中确实会让人感到震颤。这种震颤同时也使她的父亲感到忧虑，吴浩知道每一个漂亮的女人的命运要么被深渊拉着走，要么拉着深渊走。所以，在第二个快乐中吴浩希望自己二十岁的女儿既不要被深渊拉着走，也不要自己拉着深渊走。吴浩放下电话后吁了一口气，中午一般人是不会给吴浩打电话的，打电话的人跟吴浩的关系都是很亲密的人。现在，吴浩接到了第三个

电话，电话中的声音陌生极了，很显然，标志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他现在正站在火车站的一个拥挤的电话亭给吴浩拨电话，所以，吴浩接到的第三个电话正是标志打来的。吴浩对标志的声音感到陌生，是因为那年在酒吧里标志一直沉默着在听吴浩说话，而有一个秘密标志并不知道，吴浩在酒吧中看见标志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标志的那双眼睛跟儿子的眼睛是那么酷似，每一个举止中包含着自尊和羞涩，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标志叫到了身边，虽然标志那时候仅是一名酒吧里的侍者，但是当标志坐到身边时，他情不自禁地向那个酷似自己儿子的男孩讲起了自己的饭店和酒吧，而且那座酒吧本来在吴浩的计划中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管理的，但是儿子却出其不意地离开了。现在，他饱含着深情给标志讲述那座酒吧时无疑已经改变了标志原来的命运。他留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使标志卷入了他从未想到过的关系着其他人的命运的交织之中。

吴浩很高兴标志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而且他知道标志来这座城市正是为了那座酒吧时他觉得那个消逝的梦又重新回到了身边。但是，奇怪的是标志的电话突然断了。吴浩走到窗口，城市正在午休中继续一成不变地运转，他想标志很快就会到来的。标志刚才并没有告诉他在哪里，可是电话里有一片嗡嗡的杂乱声音，标志也许是在火车站打来的电话。如果在火车站的话，吴浩就无法用车去接标志，因为火车站是一座弹奏着混乱音乐的地方，每一个音节都充满了刺鼻辛涩的汗味，尿味。世界上没有一座火车站是完整而宁静的。

有人敲门，英雅身上的香水味席卷而来，吴浩觉得这种香水味太浓烈了，当英雅坐到沙发上时，吴浩一直在想香水的问

题，他眯着双眼想这确实是一个香水时代，二十世纪末的香水统治了全世界的男人和妇女，女人们却是让香水弥漫的罪魁，瞧瞧她们那副悠然自得的习性，她们用香水每天弥漫着城市、街道，弥漫着每一个精神不集中的男人的嗅觉、味觉、听觉和躯体。这显然是女人们用来席卷全球的一种武器，而二十世纪的香水制造商的创造力毫不收敛，他们使妇女们用大量的香水去清除暗藏在无聊和时间流逝之中的空虚之感。

吴浩抬起头来微斜转身对英雅说：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英雅的嘴唇中荡漾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她低声说：我已经买好了下午的飞机票。

这无疑是在吴浩今天中午听到的最令人兴奋的消息，但是他得克制这种快乐，他觉得克制种种情绪也是一种技术和本领。儿子和妻子在殡仪馆火化时，他得克制那些冰冷的现实感，他得忍受最精致的玻璃器皿和瓷器相互碰碎时的痛苦，现在，他将克制着英雅要离开的快乐但是他始终不明白面对着英雅的离去他为什么会感到快乐。他的克制力使他的嘴唇蠕动着，他不知道面对着英雅为什么说不出话来，办公室里除了被英雅身上的那种浓烈的香水弥漫之外，他现在点燃了一支烟，这是他在克制自己时惯用的表现，他终于决定用一支烟作为摆脱这一沉重负担的，摆脱这一使人无所作为的怯弱的场景的道具。烟质味混淆着浓烈的香水味，英雅一直在看着他，英雅始终不想说话，但是，英雅的目光是一种攻击，英雅在离开的时候突然对吴浩说：我已经知道我回去应该怎么做。吴浩知道英雅又在提那件事，英雅所居住的那一地区的另一位老夫一直在追求英雅，那几乎是永不疲倦的追求。英雅曾一次次地告诉吴浩那个男人在追求她时说出的那些不绝如缕